

掛枝兒
夾竹桃
合刊



調情 (二)

嬌滴滴玉人兒，我十分在意，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到肚裏。日日想，日日捱，終須不濟。大着胆，上前親個嘴。謝天謝地！他也不推辭。『早知你不推辭也，何待今日方如此？』

花底閒人曰，男女之感情，愛到極深，則喜怒哀樂，必因之而發。『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到肚裏』，其謂之恨，實愛之深也。

愛之難得而驟得之，直不知說何種溫柔語以白其愛，於是欲吞可入入肚，足徵其三萬八千毛孔中，無孔不吸收得可人之小影也。哀怒固可生恨，喜樂亦可生恨，皆在極處可見。所謂眼淚哭得出來，亦笑得出來。

大膽親嘴而後，不見可人推辭，則曰：『早知你不推辭也何待今日方如此！』語意似自怨遲誤。庸知男女之情好，滋味至濃至厚之時，即在欲親嘴不得親嘴，並不敢冒昧親嘴之候，若疎若密，若親若遠，一個悶葫蘆，真可顛倒人之魂魄。迨能親嘴而後，了無趣味。惜乎解此滋味者尠也。必欲見一可人，信手招來，橫陳榻上，脫得赤條條，學關東大漢推車兒，高搭兩瓣金蓮，

操如杵之勢，揉含苞之蕊，鏖戰長宵，狂抽千百度，鬧得骨軟筋酥，臭汗一身，又何趣哉！我佛曰罪過罪過！

調情 (二)

俏冤家扯奴在牕兒外，一口兒咬住奴粉香腮，雙手就解香羅帶。
「哥哥等一等，只怕有人來。再一會無人也，褲帶兒隨你解。」

花底閒人曰：儉婦人最難解者是一根褲帶。迨解之也，則妙事成矣。當其將解之時，則別有一種綺情，繫在那根褲帶上。不知解斯帶者，能領略其中滋味否？

罵杜康

俏娘兒指定了杜康罵；你因何造下酒，醉倒我冤家？進門來一交，跌在奴懷下。那管人瞧見，——幸遇我丈夫不在家。好色貪盃的冤家也，把性命兒當做耍。

花底閒人曰，一交跌得真巧，恰好跌在可人懷中，可謂醉得有趣。

錦帳春溫，繡衾香暖，鴛鴦酣戰於溫柔鄉，一則柳腰慢擺，一則粉臀頻搖，芳氣吁吁，香津噴噴之際，枕畔別有一種嬌聲，惟聞要死要活，何嘗不把性命兒當頑耍耶？

謝杜康

杜康哥，我把你做恩人叫。虧殺你造下酒，成就了多少相交。三盃落肚其實妙。春興虧你發，春愁虧你消。生澁澁要去的冤家也，虧你弄醉留住了。

花底閒人曰：發我春興，消我春愁，皆可不十分借重，惟生澁澁要去的冤家，被君留住，烏得不感而謝也。第我摯愛之冤家，若爲他人留住，我仍欲罵矣。

錯認

月兒高，望不見我的乖親到。猛望見牕兒外，花枝影亂搖，低聲似指我名兒叫。雙手推牕看，原來是狂風擺花梢。喜變做羞來也羞又變做惱。

花底閒人曰：風月弄人，撩我春思。窺牕外月弄花影，若似郎形；聆牕外風掃枝聲，若似郎來呼我。斯非遠懷入癡想者，必不能達此幻境。夫初喜者，喜冤家來也；復而羞者，羞爲風月所舞弄也；羞而變惱者，爲誰耶？當是惱在薄倖郎身上。傻女兒亦太癡矣！風姨月姊，亦太謹矣！

咳
嗽

俏冤家，人面前瞧奴怎地？牆有風，壁有耳，切忌着疎虞。來一會，去一會，教我禁持一會。你的意兒我豈不曉？自心裏，自家知。不好和你回言也，只好咳嗽一聲答應你。

花底閒人曰：相對無言，各以眼角眉梢暗傳消息，個中滋味最苦惱，亦最有趣味。可人亦不必埋怨俏冤家。彼來一會去一會也，正是丟不得捨不得。脫其掉頭不顧，等於路人，縱卿咳嗽一千聲，亦無人感謝你。

贈瓜子

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，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。一個個都在

我舌尖上過。禮輕人意重，好物不須多。多拜上我親哥也，休要忘了我！

花底閒人曰：瓜仁兒，誠哉不爲希奇貨也。妙在皆從舌尖上翻過筋斗，沾美人之香唾，其酸甜苦辣，必曾費一番心血，合而和成。第冤家嚼之，是何滋味，斯當以忘我不忘我判也。『禮輕人意重，好物不須多，』脫遇薄倖兒，祇嫌禮輕而不覺人意重，不愛物好而憎其不多者，吾知癡心女子，到此必迴腸百折，惟以眼淚加之。或呵吾曰：『焚琴煮鶴，太煞風景矣。』

做夢

我做的夢兒，倒也做得好笑。夢兒中，夢見你與別人調；醒來時，依舊在我懷中抱。也是我心兒裏丟不下，待與你抱緊了睡一睡着，只莫要醒時在我身邊也，夢兒裏又去了。

花底閒人曰：明明在我懷抱中，反夢與別人調弄，蓋因其一點靈犀，早裏住一個妬字。因夢中見冤家與別人調弄，所以醒後必抱緊睡一睡，其間妙境乃是一個癡字。一妬一癡，皆是女兒天賦之妙性。爰是醒時只想冤家貼身邊，夢中亦不放冤家他去，一個醋葫蘆，何嘗不是男兒的極樂世界。然夢而不夢，不夢而夢，亦不知顛倒多少癡女子矣。

問 咬

肩頭上現咬着牙齒印。你實說那個咬，我也不噴，省得我逐日問將你來盤問。咬的是你肉，疼的是我心。是那一家冤家也，咬得你這般樣的狠？

花底閒人曰：牙齒印不咬在別處，獨咬在肩頭，其咬時之妙境可想矣。夫詰問其咬者，必是尋常慣咬之人，諄諄詢之，非惜彼肩頭一塊肉，蓋妬其咬時之妙境耳。

「咬的是你肉，疼的是我心，」說得又酸又甜，又嬌又嫩。脫使與彼夢遊巫山焉，當雲濃雨密狂揉劇播之時，則一口咬來，

雖較舊痕尤狠，其心亦必不疼也。

分 離

要分離除非是天做了地，要分離除非是東做了西，要分離除非是官做了吏。你要分時分不得我，我要離時離不得你。就死在黃泉也，做不得分離鬼。

花底閒人曰：生離死別，乃人間最傷心事，以最傷心事，而人人不能免之，惹得許多癡男怨女，魂銷腸斷。噫，蒼蒼者亦太不仁矣！

寄書

捎書人出得門兒驟，叫丫鬢喚轉來，我少分付了話頭。「你見他時，切莫說我因他瘦。現今他不好，說與他又添憂。若問起我身體也，只說災病從沒有。」

花底閒人曰：般般以平安二字慰檀郎，分明因郎瘦而諱說瘦，因郎作客而怕添郎愁，此皆是糝糠夫歸之至情語。媿婉纏綿，蓄有天地之正氣，非綺羅叢中，以淫慾結合者，所克道其一字。若是言情，乃得情之真越。足見夫婦之真情真愛，大都在糝糠井臼之間。

昔有一婦不識字，欲寄書於檀郎，輾轉無術。遂握管當頭畫一單圈，次畫一小圈，次畫一大圈，中加一點，次密密濃圈一段，次畫一單圈，次畫一雙圈，次畫一單圈，次畫一破圈，終畫一行密圈，直圈到底。復有譯作文云：『相思欲寄無從寄，畫個圈兒替。』話在圈兒外，心在圈兒裏。我這裏密密加圈，你須密密知濃意。單圈兒是我，雙圈兒是你。整圈兒是團圓，破圈兒是別離。更有那說不盡的相思，把一路圈兒圈到底。『其詞固雋，其情固妙，然不及前段寥寥數語，真摯且正大也。』

描 眞

碧紗牕下描郎像，描一筆，畫一筆，想着才郎，描不成，畫不就，添惆悵。描只描你風流態，描只描你可意龐。描不出你溫存也，停着筆兒想。

花底閒人曰：凡人處處皆可畫，惟溫存極難畫。雖持吳道子畫佛，羅兩峯畫鬼，仇實父畫祕戲圖等技，亦當擱筆。而彼可人，偏欲畫之，雖停着筆兒想，又豈能得其萬一哉。

相思

害相思，害得我心神不定。茶不思，飯不想，酒也懶去沾唇。聰明人闖入迷魂陣，口說丟開罷，心兒裏還疼。若說起丟開也，我倒越

發想得緊。

花底閒人曰：迷魂陣，本是聰明人所攢的圈套兒。進了圈套，處處銷魂，欲想丟開，宜乎心疼不捨。

「若說丟開也，越發想得緊，」這正是想而不得之故。情愛二字，真纏得人死。

預愁

三更天睡不着思前想後，愁只愁我二人不得到頭。記當初罰盡了神前咒，我難忘你，只恐你把我丟。我二人若開交也，笑破了千人口。

花底閒人曰：工愁善病，潑辣撚酸，固爲女孩兒家最易沾染之弊，然亦是一般薄倖男兒所迫之也。始亂之，終棄之，落紅無主，溷入溝渠，幾成通例。而身爲人亂者，烏得不時時刻刻，怕郎變心，傻女兒亦太太癡矣！若郎果變心，雖天旋地轉亦難挽回，奚怕笑破了千人口哉？

噴嚏

對粧臺忽然間打個噴嚏。想是有情哥思量我，寄個信兒。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？自從別了你，日日淚珠垂，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，想你的噴嚏常似雨。